

理想與現實 史館生涯三十年

胡健國*

一、

夠資格寫回憶，閒話陳年舊事，等於提醒閣下青春不再，老之已至，回首公職三十年，紅塵一瞬，五味雜陳，喜未早夭，哀逝流年。

我初到館，在徵校處工作，其時位置即今行政大樓4樓林秋敏、吳淑鳳辦公室，昔為一大間，現分為二。遲景德、高素蘭、徐鰲潤、吳芸芸、徐明星分據一方，我落腳隔間，今為卓纂修衙門，梁惠錦坐斜對面，現在遲、梁退休，二徐歸天，吳離職，僅高在館，訪舊半為鬼，庶幾不遠。當年，甫過而立，而今，竟逾花甲。當年，舉目多長者，而今，放眼皆少壯，人呼我為公，坦受不疑。長輩凋零，同輩漸稀，白雲蒼狗，不禁有時不我與之感。

我於民國66年7月報到，同月，簡處長笙簧、葉處長飛鴻、謝協修培屏補為正式人員，他們月初，我在月中。簡、葉皆大才，現各占山頭，揮灑自如，我則親近古人，侍候先賢。服務對象各異，群眾基礎則一，他們前呼後擁，在人耳目，我則似有若無，不見形影，徒領虛銜，藉資談助，聊以自娛。他們的麾下人數固定，我人的同黨有增無減，消長可期，千秋以下，得失難論。

* 國史館修纂處纂修

二、

黃前館長季陸先生認為，民國成立逾半世紀，尚無一部較理想之清史問世，我人責無旁貸，重修清史既遙遙無期，國人又不能不研究清史，與其參考正續《東華錄》、《清史列傳》、《清三通》等未經整理之長編，不若就較有系統之《清史稿》。就事實論，《清史稿》已自流傳，其在國內，事雖非法，亦難全禁閱覽，與其任內容不盡妥善之書，昭示世界，貽為笑柄，何如正其謬誤，在重修定本未成之前，姑供各界之需要，因此，校註《清史稿》為現今唯一可行之途。

黃館長欲處理《清史稿》，我適逢其會，首件工作就是調查本館典藏有關清史資料，於是進圖書館，逐架檢視，循序抄錄，記在十行紙上，歷時近月，共得數十頁。我向黃先生報告，作為參考資料，書籍質量皆待補強，距理想太遠，遑論修史，坊間可購得者，本館多有遺漏，任何典藏單位都不能齊全，皆不能自詡蒐羅無遺，無罕見孤本不足為病，但照市場行情可價購者，基本上應大體不缺。我當時就書局出版目錄用筆勾勒，盡量圈選，經批准，民國67年，一舉購進有關書籍百餘萬元，其中不乏大部頭叢書，國內有關出版物多已涵括在內，書籍進館，典藏於溥泉館2樓，今天仍係清史資料的主力，且多絕版，重置不易。手筆之大，可說空前。以後建購書籍，此種痛快之感，無復領略，自得之餘，空留感懷。

黃館長是革命家，少小離鄉，五湖四海，歷盡風浪，三教九流，親相款接，通權達變的習慣養成先求事成，後補手續的作風，目標為主，其餘枝節，不甚措意。大開大闢的格局，在循規蹈矩的官僚體系內，每有格格不入之處，君子可以欺其方，不肖之人在手下耍花樣者，自然難免，我當時眼見耳聞，略知一二，份屬新進，亦不便多言。這次購書，經費如何挪支，我從未過問，亦從未考慮，黃館長只問事成就行。數年之後，商務印書館景印《四庫全



●攝於黃館長公館，左起馬之驊、黃館長、胡健國（民國71年9月5日）

書》，定價不菲，採先行預約，分期交書，分期付款，徐鰲濶時為徵集科長，閒談時我向他建議不妨購置，應以無經費，後來我見到黃館長，得間進言以國史館之地位，此書以有為宜，不久，徐鰲濶告已決定購置，公家機構不能預約先付款，究竟如何辦通，至今百思不解。徐是愛書人，近於癡狂，得此大書，欣喜若狂，多次言謝，我僅得便敲邊鼓，何敢居功，亦幸遇黃館長這樣長官，不以我年少廢言。徐為人極熱心，與我無所不談，此事兩人合作，終於成功，多次拿來共樂，書至黃先生卸任時，尚未出齊。朱匯森先生接任後，某日突說，誰建議買這種無用之物，我愕然，鋒頭之下，未自承罪魁。而款已付出，無法中止，書亦續進，朱館長只得承認事實，國史館之能有《四庫全書》，來龍去脈在此，合為敘明，供年輕同仁知曉。此書有用無用，見仁見智，曾否利用，本館出版物中留有線索，不難覆按，不必為朱先生諱，更不足為朱先生病。

黃館長之有意在清史著墨，發願甚早，曾多次與先師蕭一山先生論及，蕭師說，何必自起爐灶，拿《清代通史》應付即可。黃館長持異議，以為清史應維持傳統體例，蕭師大作，係新式章節體，並不合用。兩人交情深厚，蕭師亦不以為忤。同時，黃館長且屢向錢賓四先生請益，賓四先生主張以校註為宜，合作對象故宮博物院為不二之選。就商於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先生，黃館長任教育部長時，蔣為中央圖書館館長，對黃館長向以舊屬自居，蔣最初不同意此事，而黃館長意願甚堅，賓四先生又極力贊成，在旁闢解，蔣終於首肯，事過數年之後，蔣則說自始即與黃館長同調。諸人現皆作古，知內情者無幾，這宗學界公案，再不說出，或成疑案。前輩權變不可及，舉措表裡，不敢妄測，但親耳所聞，又見信件，言行扞格如是，不得其解，照錄以示後人。

民國67年10月，國史館與故宮簽訂「執行清史稿校註纂修計畫合約」，由故宮博物院協助本館校註清史工作。期限暫定二年，其後兩度續約，至73年10月期滿。期間由本館委託故宮設置清史稿校註小組主持其事，所需工作人員，均由故宮遴用，酬金校註修纂等費，由本館負擔。校註小組所需用之清史檔案文獻專著與有關史料及辦公場所，均由故宮提供，本館隨時協助有關清史史料及圖書之徵集。

校註之原則，原文照舊，錯者註之，漏者不補，以稿校稿，以卷校卷。

民國73年6月，故宮博物院完成校註初稿，開始全盤整理，以10月底合約期滿而未竟全功，全稿於11月初移交國史館。黃館長已先於是年6月卸任。

清史稿校註計畫，我自始參與其事，與故宮工作同仁，居間聯繫，多所來往，認識同行，可以請益討教。在此地，清史非顯學，同行寥寥，較冷門的領域，甚至無人觸及，根本無從切磋，經常自行摸索。三十年前，兩岸隔絕，資訊不能交流，豈有大批現成

專書論文可資參考，不得不自力救濟，能有請教對象，頗感機會難得。但在本館，來稿之整理，乃獨立作業，豈能隨時有專家高手，在旁耳提面命，指點雞零狗碎，極基本之校勘工作，正如學生程度低下，名師傳授之精義奧妙，無法領略。當時，我遨遊清史雖近十年，但只在有關周邊打轉，其餘不免生疏，而校註需自有定見，獨力斟酌取捨，不迷惑於異說，不受制於成見。一部斷代史，千門萬類，所謂某朝史專家，僅係對其中某些領域，了解深入，至於其他範圍，則不過基本認識，略勝常人而已，我若亦此，校註如何下手，思念及此，不禁悚然。不知是有意或無意，我除擔任黃館長任中國歷史學會理事長的秘書一職，季節性為年會集刊忙得不可開交外，仍有餘暇，得以長期在溥泉館恣意翻檢，或精讀，或瀏覽，凡所接觸，皆不放過，以前在學，撰寫學位論文，屬清史而與論文關連少，因恐分心，而不敢閱讀者，現皆得償宿願，觸類旁通，意外收穫，層見迭出，天上掉下禮物，樂不可言，除極冷僻者外，大抵均曾涉獵，後日整理《清史稿》校註，得力此數年浸潤之功不淺，黃館長不責我以近效，放任我於尋寶豪賭，成敗難料之地，提攜之恩，不敢或忘。現在，稍看《清史稿》校註，即知用力方向對否，答案可能在何處，或現時尚無解，不必徒費精力，或應向何人請教，何者可稱第一手資料，典藏於何處，隱身於何一叢書，心中大致有譜，用時即取，無需費神。

黃館長健談，川人習慣，喜擺龍門陣，掌故佚聞，層出迭見，又喜近青年，任人暢論，向無厲色，在他面前，拘束之感，自然大減。當時，朱沛蓮、楊叔蓀、蔣君章諸先生受聘顧問，定時到溥泉館，黃館長公餘之暇，經常蒞臨聚談，我不時奉命侍坐，諸人高年驗豐，腹笥甚廣，平輩論事，直言無忌，多人所未言故事，可惜我志不在民國史，不曾隨手記下，日移月往，逐漸淡忘，現在回想，殊覺可惜。民國歷史，黃館長是創造者之一，親見親歷，非道聽圖說者可比，如發問求解，或能得舒迷惑，不致成為懸案，時光已



●同仁於信義路金頂餐廳2樓慶祝黃季陸館長生日，月餘黃館長即仙逝。前排左起楊叔蓀、許師慎、黃館長、朱沛蓮、張明凱，後排左起卓遵宏、賴啓、遲景德、蕭良章、郭鳳明、胡健國、董淑賢（民國74年3月6日）

逝，徒呼負負。

民國64年，先總統蔣公崩逝，嚴家淦先生繼任，接任典禮，當局安排觀禮人員，未邀黃館長。黃館長認為，承辦人員不曉事，考慮欠周，國之大典，豈可無史官在場見證。乃自行參加，行禮如儀而返。事畢，多次津津樂道，一再強調，事在當為。如今回想，只有他那種經歷出身的人才會覺得義不容辭，只有他有此氣魄，只有他做得出來，只有他進得去。後之居此位者，如自認係總統下屬，而總統亦視作當然，壓根難生我應與會之念，絕不敢為不請自來之舉。民初，王闓運任國史館館長，海內重望，自負霸才，不受繩墨，對袁世凱嘻笑怒罵，袁無可如何，故示優容。持平而論，自身無非得借重之斤兩，無隨時求去之決心，則只有奉命唯謹，呼之即來，揮之即去，修史之際能多少不先意承旨，不為當道著想，禁不起細說分明。黃館長

與王闓運時移勢異，類型不同，但自有主張，逕行其志則一，俱往矣，典型已遠。

三、

民國73年6月6日，朱匯森先生接任館長，好日子一去不返。找書只是查資料，濟燃眉之急，解決眼前的清史稿校註，日復一日，神經緊繃，不再優雅，不復從容，是急風驟雨的工作，來不及品味工作的樂趣。

朱館長常說，黃先生是國之大老，坐著就鎮得住場面，無為可治。他自己起自基層，憑踏實做事，得長官提拔，而有今日，不能與黃先生相提並論。因此，作風迥異於前。不久，即對館務進入情況，將清史稿校註列入重點項目，時有指示。

清史稿校註計畫，各方矚目，不乏雜音，為求慎重，曾召集會議，協調意見，席間，秦孝儀先生以為不宜推動。實際上，計畫已列入預算書，理應執行，勢成騎虎，只得往前。及今閱歷漸深，清之於明，民國之於清，民進黨之於國民黨，對待前史，何其雷同，頗可玩味。研究其歷史，與左袒之意，風馬牛不相及，代之而起者，何猜疑如此之甚。

先是，故宮校註之稿已陸續送至，國史館聘朱沛蓮先生作大體審閱，改正意見送故宮商酌。至是，以全稿到館，展開全面覆勘。因此次校註，事多草創，常乏先例，工作準則，每視實際狀況，隨時修改，或有未周，此其一。歷時既久，人事更迭，與全書純出一人之手者，究竟不同，此其二。篇幅既鉅，事類萬象，校者未必悉知而盡改，有待增補，亦係實情，此其三。

朱館長以故宮原稿珍貴，若有閃失，後悔莫及，乃另行秘藏，以複印之件供工作人員使用，原稿我從未見過，今在何處，不得而知。

國史館由蔣君章、許師慎、朱沛蓮、楊叔蓀、朱重聖、胡健國、

何青蓉、周琇環、董新華、謝美珠、陳靜瑩、陳玲玲、孫富美、葉飛鴻、張惠珠、陳亦榮、周美華、蔡慧瑛、崔若璇分任標點、校閱、整編、抄錄、校對之責，標點力求得當，校註盡量精確，文體務必統一，校對仔細無誤。諸人或始終其事，或多次進出，或旋來即走，或中途他就，或中途始來，有人專做一事，有人多所包攬。在此之前，溥泉館為偏遠地區，門庭冷落，因朱館長時來督促，人氣興旺，頓成鬧區。

國史館復聘蔣復璁、黎東方、黃彰健、宋晞、王家儉、呂實強、李守孔、劉鳳翰、成惕軒、王恢、陳捷先等為審查委員，復行審查，計較原校註4萬餘條，新增2萬餘條，始行定稿。

校註稿有審查機制，館內審，館外亦審，希望集思廣益，藉其學養，補故宮與國史館年輕工作人員之不足。審查非代工，無需逐字細校，但務求指點方向，見人所未及，如僅挑檢錯字，更動標點，又何必借重。審查的品質參差不齊，每遇不理想的審查稿，衝動之下，亟思國罵。想到前清：「向來修纂官書，不過聚翰苑高才，分任纂修、協修之役，精粗純駁，各視其人之自由。總其成者，半皆耆年高位，以不親細事為習慣，略觀大意，即付剗削，風行海內，人人遂奉為圭臬，以訛傳訛，流毒無窮，迨識者指其錯謬，已無從補救矣。此亦文字關係，不可以常理論也。」¹原來還是傳統，今日這般，不過依樣葫蘆，效法前賢而已，不禁惘然，無可奈何如故。擔任審查的都年高德劭，望重一方，思索一陣後，我歸納出三個可能原因：年高，精力不濟；忙錄，分身乏術；專長，不在於此。每項都可能影響品質，校註時，我置身第一線，觸目傷心，本想有高人相助，稍得輕鬆，看樣子是落空了。而認真負責的審查稿，會令人滿心歡喜，敬謹受教之餘，以後多與審查人交誼密切，隨時請益，變為治學的意外收穫，

.....
¹ 何剛德：《春明夢錄》，卷上，頁45。

始料不及。因承辦業務而接觸，因接觸而了解，因了解而評價，偶對身邊同仁，透露一二，發發牢騷，卻不曾向朱館長道及，正當借重之際，求之且不懈，節外生枝，不免令長官困擾。人微言輕，晚輩公然說長道短，徒自取辱。二十餘年過去，前輩多謝世，修史之曲折，是是非非，一如歷代，不能不留下紀錄。

對於校註工作，朱館長異常重視，列入管制，常來督促，當時人手不足，進度落後，稍後，朱副館長以約聘纂修名義受聘來館，參加計畫，我始漸擺脫行政業務，專事校註。朱館長對朱纂修信任有加，大力支持，遂得以廣召人手，擴大組織，印製規格即在此時決定，16開，活字排印一千部。民國75年2月，首冊問世，79年5月，第15冊出版，另加附錄一冊，共16冊，清史稿校註計畫終告完成，畫下休止符。時朱纂修已升主秘，未幾，自擬「纂修新清史計畫」草案，有意另開新局，我未與聞。個人研究與正式工作，從此脫鉤，二十幾年心血心得，豈甘輕言放棄，研究清史遂成為個人的業餘調劑，得以隨心所欲，專注在較小的專業領域。至於能否再有興趣與工作結合的機會，貢獻所學，操之在人。

修清史是大事，且是難事，卷帙浩繁，不是單獨一人可包攬成事，事涉專業，也非人人可勝任愉快。校註僅就現有內容改其錯誤，而非另起爐灶，再編排一部清史。說到難易程度，自不能與重開創修相提並論；校註如蠶吐絲，先有醞釀，果成在此，現學現用，那來得及，率爾操觚，無錯而生新錯的橫生枝節，卻不是危言聳聽，杞人憂天。各卷互校，有牴牾參差，何者為準，根據何在。史稿之所本，上溯淵源，依序為清國史館本、實錄、檔案，層層衍生，考究內容，僅有詳略之異，多可在相對位置發現有關主題，不難覆按。環環相扣之結構關係，故意隱諱，剪裁失真，上游往往波及下游，錯在上游，找到上游，亦無答案，無此認識，無此警覺，逕行引用，校註即潛存風險。故宮來臺檔案，不到百分之五，而數量已極龐大，且形式多樣，不諳流程，不明性質，校註資料在內，亦未知係何件；檔案素稱第一

手史料，只可認做原則，有原則即有例外，不可不知變通，曾國藩破金陵，登城首功，另有其人，奏報所載不確，此中原委，時人有論述，治清史者為常識，不治清史者從何預料，唯檔案是問，豈非大錯。雜書、筆記、文集、日記等，時可為校註之助，知其名稱，知其藏處，一閱史稿，立生聯想，又非熟悉文獻不可，不如此，不能得其用，文獻在前，等於不在。

尋常官書，速成塞責，時有所聞。我涉獵清史有年，修史之事，數百年一遇，參與校註，深感機會難得，向不以應付公事為得計。翻檢無線索，苦思無答案，為常有之事，以致快慢不定，而預算論進度，計時算工，與研究務全之旨趣相違，品質與速度，某些方面，確有衝突。個人才學有限，不敢奢望校註盡善盡美，只求能過得去，不致為後人指論失職，所以經手之稿，必親過目。朱館長自有考量，力促盡速出版，我主慎重，未滿意前，不妨稍緩，久之，所見有出入，當時年輕，曾出言頂撞，朱先生量大，事後如故。館務長官負責，長官決策，部下執行，本屬天經地義，預算執行百分比，立竿見影，難以變通；然後人舉證說是非，遠在他年，毀譽關己，不關館長，我在意此，館長在彼。權大者為尊，先顧眼前緩急，世間事多這般，見仁見智。

《清史稿》卷帙浩繁，格於校註限期，我只負責部分，為趕時間，份內之事，後期只能將故宮之稿，複查而已，所增無法求多。找書要時間，看書要時間，斟酌要時間，可以不盡知，可以不全註，只求所註可用，避免沒錯註錯。事後回想，本館出版物，如欲多些學術成份，團隊似不及個人，個人榮辱一肩挑，愛惜羽毛的人不會孟浪任性，長官大可放心授權，久而久之，學術有成，聲名在外，做事者無為人作嫁白作工之感，水漲船高，館長也能風光在外，昂首闊步，眾虎簇擁，總比群羊尾隨，可以顧盼自雄。

朱館長健談一如黃館長，朱館長滔滔，黃館長娓娓。朱館長善飲，可稱海量，黃館長小酌，略沾微醺。兩人度量皆大，屬下犯錯或

頂撞，事過待之如舊，常人難及。兩人下筆均快，朱館長自認長於幕僚，所經機構，計畫多親擬，臨案走筆，頃刻千言，書法自成一格，單字難認，成句連讀，方可辨識，我私下戲稱朱體，無不敬之意。黃館長著作多，回憶文章，親切可讀，大官而不作官話，殊為少見。朱館長躬親細事，黃館長僅持大端，作風不同，由於出身。

兩人皆好養魚。黃館長曾在溥泉館後小溪，築壩攔水，放魚餵養，其時水清澈，中午休息，常來岸邊，投餌引魚，觀爭食為樂，水上數隻白鵝悠游，岸邊籠置觀賞鴿。卸職不久，颱風肆虐，山洪暴發，壩崩魚去，錦鯉沖至傳賢橋下潭中，警總汪敬煦司令衛士撈捕數隻，祭五臟廟，白鵝遭本館廚房宰殺，鴿子不知所終。主人既去，禽獸遭殃，似有天意。朱館長亦風雅，行政大樓後設防火水池，引山泉不斷，投雜魚點綴，季陸樓建成，泉水斷絕，圖書館前建水池，朱纂修好魚知魚，各處找魚，魚品始高，中午賞魚，朱館長不時駐足，攝有相片，我釣溪哥、土虱、苦花之類，亦置其內，後因細菌汙染，錦



●志希樓前魚池放養錦鯉，左起廠商、唐元甫、朱重聖、朱館長、鄭克武、胡健國、張克暢（民國76年10月27日）

鯉常病，傷亡不絕，乃禁我放溪哥。溥泉館2樓樓梯邊，朱纂修置大魚缸，養金魚，名目繁多，雅而難記，屢易名種，五彩繽紛；我則養溪哥、苦花，魚極好動，游之不停，銀白閃鑠極美，不輸朱纂修之高價魚，浴缸內則放土虱，來自河內。伏案胸悶，用眼乾澀，駐足觀賞，補氣散瘀，再回工作，精神百倍。朱館長來時停魚前，同仁圍觀，朱纂修在旁介紹，品頭論足，儼然專家，館長頷首稱是，我則誇讚我魚，魚在人捧，本土產豈落人後，品味無高低，高興就好。今兩位館長皆歿，觀魚之人奔東西，物換星移，興緻不再。兩位館長天上閒住，不知可有魚看否。



●攝於本館後方北宜路檳榔村土雞城，左起朱重聖、蔣武雄、朱館長、胡健國（民國78年12月7日）

四、

民國79年，瞿韶華先生接任館長，次年，調我到傳記組。事前，朱主秘轉達瞿先生有意調整我的工作，我說我對民國史是玩票性質，看書當成消遣，解悶而已，未曾深思，恐難勝任。朱主秘說，傳

記組的屬性，你我不研究民國史的也還能耍弄得開。長官命，不敢辭，就這樣一頭栽進，轉眼十幾年過去，傳記組被我當嘉年華舞弄，不再陰氣沉沉。認識一大票先賢古人，不由得看淡世情，人生朝露，「十八才過去，八十接踵來，不外衰老病，幽然一笑中」。

起初，傳記組只我一人，政策與執行，集於一身，業務尚待了解，行政無人分勞，驟然茫無頭緒。亟欲覓一助手，處理瑣務，以便專心設計規劃。數月後，來了師大碩士黃銘明，水土不服，很快高就他職。中斷一陣子，吳佳玲到職，工作較久，因家庭因素離開，其後有劉宏華、洪溫臨、林良民、劉筱齡、蔡盛琦，以至現在的賴淑卿，陸續共事，在職長短不等，如走馬燈，別的任務編組，很少人事變化如此頻繁，進入情況未幾走人，影響業務推動。

傳記組編組源自朱館長時代，張明凱、陳金聲、蔣武雄、簡媚媚、陳淑瓊等參與其事，定下方向，打下基礎。業務分三大區塊：國史擬傳、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、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，已出版《國史擬傳》2輯、《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》6輯、《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》1冊，我了解後，視需要略作變更，業務會報時說明構想，上無異議，就積極推動。

「國史擬傳」之名，襲自民國36年於南京創刊之《國史館館刊》，傳有暫定之意，聘專人撰寫，先行刊佈，廣徵各方意見，修改後方作定稿，現稿乃初稿，「擬」之一字，既為自謙，亦屬實情。清史館原纂多種稿本，有初輯本、初繕本、覆勘本、重繕本、排印本等名目，此舉與清史館宗旨暗合，足見前輩慮深，殊途同歸。約稿對象，以具國學基礎的老輩人物為主，據蔣武雄見告，朱館長認為，國史文筆優美，才足以傳後世，示慎重，瑰麗堂皇，老先生游刃有餘，時下年輕一輩，不擅梁啟超式之新民叢報，意即半文言體。老先生未必治民國史，未必熟知傳主生平，無從下筆，於是同仁代為蒐集資料，同仁非專家，只能就《中外雜誌》、《傳記文學》等尋常可見、名目易得者影印提供，當然沒有第一手資料，老先生就二手、三手，

甚至不知第幾手之資料，拼湊改寫，形同作文。老先生長於民國，於民國史略知一二，自不消說，但絕對談不上深入，所撰之傳，頂多做到四平八穩挑不出大毛病，說不上精采，卻勉強可用，國史希望的水準，當然不僅這樣而已。別人的業務，我不便置一辭，臨到自己頭上，卻不能視而不見，蕭規曹隨，這不是對前輩不敬，前輩的成就在彼不在此，在這裡，是用錯地方。

文之不美，行之不遠，好內容，包裝精美，才能吸引群眾，暢銷四海，文健筆雄，才足以將傳主生平，描繪精采，闡發透澈。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無真知灼見、無珍貴資料，一切都是空話。執筆者為專家又擅文采屬上上之選，此類人罕見，分身乏術，率性性格，極難首肯。退而求其次，是專家就行，傳文正確深入，見解獨到，其餘不足，事後略作調整補充，多能合用。我長期在中國歷史學會服務，熟人不少，正好派上用場。而認識歸認識，文人喜自由，限期交稿，深感拘束，區區稿費，不在眼裡，打躬作揖，勉強答應。文人通病，除非火燒眉毛，交稿常不準時，公務預算要求按部就班，預算落後進度，長官隨來關切，要承辦人交代理由，學者承諾撰稿，已極給面子，逼得太緊，索性不幹，沒他奈何，即便有合約又如何。我應付之道，採散彈打鳥，盡量多約稿，低聲下氣，不時催稿，適度節制，以免惹毛壞事，盡力後聽天由命。人多場合，我多出沒，會議討論無心聽，只見我找機會約稿催稿，到處穿梭，雖不至人見人怕的地步，知內情者都曉得避開為妙。人數既多，總有人如期或提早交稿，謝天謝地，當作天上掉下的禮物，交稿是人情，欠稿是本份，抱這種觀念，希望長存，絕望不是絕望，日子才過得下去。稿件湊夠篇幅，就出版一冊，至交卸業務時，出到第9冊，適逢調整工作，燙手山芋由卓公接下，我得喘口氣，其實，人脈用盡，人情耗盡，就是江郎才盡之時。距接工作，已逾十年，還有期初所約，尚未交稿，見面時，我說，你不用躲我，我不再催稿，你我純友誼。

人之患，在被恭維，無傷大雅，使點手段，有時收效出意外。我會對作者說，我之找你，因為你是不二人選，寫壞了，外界會說你不認真，不會講我沒眼光，認錯人。無論如何，來稿都要經過審查，分內審與外審，一般而言，夠水準的稿件，文從字順，條理井然，即使外行，一看即知無問題，不勞費神。極不合用的稿件，無從改起，只有擱置，也容易處理，這類稿件，未必文不佳，只是不適合擺在國史。修改後可用，而更動不止一二處的稿件，最費周折，查書耗時間，斟酌傷精神，修改意見，送作者參考，有憑有據，作者間亦拒絕接受。曾遇一作者，海內知名，文章號稱不許人動一字，輾轉托人進言，無功而返。所爭者為數據資料，善意推測，所引過時而已，無關見仁見智，不涉價值判斷，大意失察，改之無傷令名，白紙黑字，我若攤牌，你何以自處，刊出我不具名，並無好處，真不知他堅持所為何來。名人怪癖，不可理解。亦有作者，向未謀面，電話相談甚歡，忘年論交，不旋踵間，寫人者亦走入歷史，變成歷史，弔詭諷刺，我靈堂致意，嗒然若失。

《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》師法歷代碑傳集之義，搜集行狀、行述、行誼、傳略、墓誌銘、神道碑、年表、事略、小傳、自傳等個人傳記資料，彙編刊行，供治史者參考，其中以訃聞所附事略、行狀等為主。這類史料，「蓋墓碑家傳，彰善掩過之意多，繩繆昭非之旨少，體例使然，若夫孝子順孫，載筆具禮以求文，正為顯揚其祖父，受之者亦豈能外此宗旨，能文者只能隱惡揚善而已。」²借亡者之口，澆自己塊壘；言外意多，是非得失，未盡公允，皆為通常可見之缺點。因體裁特殊，亦有其他史料不可及之優點，生卒時間，即比公文書可靠。其實，任一史料，各有長短，唯在史家善擇，碑傳之類，屢有編輯，蔚為大宗，豈僅文人好事而已。

2 朱師轍：《清史述聞》，頁43。

黃、朱兩位館長，人脈寬廣，應酬所得，訃聞隨存館內，構成館藏主要部分，前6輯所錄，多已在內。我接手時，所剩無多，續編下去，只得自行設法。這類材料，飾終應景，與祭時人手一份，事過即棄，當時不留，極難再覓，間有後人彙輯紀念文章成紀念集、哀思錄等，僅送親朋故舊，不經商業銷售通路，求購無門，圖書館亦難齊全。我回頭尋覓，企圖補救一二，千辛萬苦，數量略可觀，但與古人之多相較，實在微不足道，事過徵集，事倍功半，使得上力的是現在，當下訃聞，不令遺漏，廣佈眼線，緊盯媒體，知即往索，不敢誇滴水不漏，但可以說，我找不到的，別人多半也無能為力，近十餘年故去之名人，遺漏不多，可以告慰先賢。

歷史是好人與壞人、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、白臉與黑臉共同的舞台，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一齊演出精采大戲，各領風騷，缺一不可。只見君子，不見小人；只見忠義，不見叛逆；只見聖君賢相，不見昏主奸佞。這種歷史，既不全，更不真，充其量只是一部教化史。你我皆有利害、立場、成見、恩怨，眼前事，難客觀，近看茫然，遠觀方清，恩怨盡時方論定。死人的價值，在於活人的現實利益，你的烈士，我的暴徒，朝為偉人，夕成元凶，喪禮演給生人看，活人述生平，死人口難辯，藍綠爭搶蔣渭水，誰是真的蔣渭水。不同時間，不同的人，寫的歷史不一樣。人之是非，一槌定音，起碼在目前，是癡人說夢，緣木求魚，任何意見，只當它是有此一說。凡屬過去，不管喜歡與否，認同與否，清濁都是歷史，古人一律平等，都有說話機會，責在史學工作者，不能讓人坐實「自古史官，獨尊權勢」的指控。

因此，我編《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》，定位為資料彙編，資料無立場，無性格，轉載而不加己意，論斷由後人。資料或許不齊全，或許參成見，或許有錯誤，但大量彙集後，經過有心人拼湊比對，露出線索，真相將遮掩不住，現在不

及時蒐集、刊印、流通，後人所聞只是主流勢力的一家之言。編資料力求普遍、完全、不加己意，不設框架，於是不計品類，不論好惡，不談立場，唯求適格。所謂適格，即其份量、職位、特質合於要求，無褒貶摻其中，重視不等於肯定，存在未必是合理。當然，無可否認，這只是概念分類，很難有59、60分之斬釘截鐵、立判輸贏。所選史料以完整、原始、稀有為優先，所謂完整，需生卒、籍貫、字號、學經歷、家庭、事跡，凡屬一生重要面向，大致涵括，字數未必多，但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「我談某人二三事」之類資料不予考慮。所謂原始，即傳主甫逝，撰寫之傳，代表當時親朋認為對傳主最適宜之一生總結，以後時空轉換，重行改寫，或另有說辭，甚至毀棄，冀望遠禍脫罪，如能令最初論調存世間，白紙黑字，想翻案，需慎重。所謂稀有，即從未印行傳佈，或少人知，少人見，編入可使不致湮沒，這類文件，常是有學術價值，無市場價值，我不收錄，可能永遠不見天日。

杜甫：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庇盡天下寒士盡歡顏。」我也想：「安得彙編千百冊，收妥世上遊魂俱歸位。」玩笑話，遊戲人生。魂有所歸，鬼不為厲，我不信教，但信因果。人有活人與死人，活人為將來之死人，死人為過去之活人，正如物質有三態：固體、氣體、液體，人雖大去，形體已散，精神永存，不可褻瀆。殯儀館處理硬體，傳記組處理軟體，前者單純，掩埋火化即了事，傳記組收資料，總結一生，計較是非，複雜得多。我編彙編至31輯，不曾懈怠，詳近略遠，共約4,600餘人，不輸各種碑傳集，百年之後，地下相見，不致不便。

《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》係賡續本館與商務印書館合作之《中華民國褒揚令集初編》而來，續編首冊起於民國64年，止於67年，我自第2冊開始，起初二、三年編一冊，後改一年一冊，現出版至第10冊。

褒揚令集係就總統褒揚之人，按年依序，彙集資料，編印出版。

受褒揚者，每年約20餘人，多寡不定，遍及各行各業。

褒揚令有重點，略述經歷，概評功績，表彰勳猷，並非對生平作為，盡行臚列。褒揚目的在崇懷碩彥，垂範後世；獲總統褒揚之人，於國家必有特殊貢獻，如軍人多因戰功、建軍，部會首長多因政策、領導，工商企業多因增產報國，皆有主旨。我編褒揚令集，希望選進的材料能凸顯褒揚主旨，讀者閱後，能產生印象，肯定褒揚令文所言無虛，稱頌有理。因此，文章組合，多無傳略，一則由於彙編已載，不欲一篇文章，兩處花錢；再則，傳略面面俱到，對於褒揚重點，未必強調，讀後亦難對總統褒揚之舉，有所認同。實在無資料者，始將傳略之類納入。

褒揚作為，多由特頒，少數經由法定程序，申請後核可。前者由總統逕行頒布，或許因素知其人，先已查證，不待多言，故移館資料不多，采集處據褒揚令徵集有關資料，所得亦不盡合乎編書之用，編書時仍得編者自行尋找。編書不能太早，通常數年之後，紀念文章，數量始略有可觀，評論論文，方陸續出現，編者選取，才有斟酌空間。同受褒揚，人物格局有大小，影響有大小，有人大才，成就多方面，有人專精，發展限一隅；有人交游四海，門生故舊群起紀念，資料太多，難在挑選，有人特立獨行，寡朋少友場面冷清，資料太少，無從挑選。因此，同一本褒揚令集，各人篇幅不一，不能強求一律，監委張岫嵐篇幅不及部長李國鼎，誰能說不妥，這不是歧視。

褒揚令文，冠冕堂皇，鏗鏘可誦，美固美矣，卻不甚具體，需佐以資料，始足以說明，傳主之於國家社會，究竟有何實際貢獻。這類材料，有些傳主的確難尋，千辛萬苦，所得有限，是本就無有，是資料深藏，還是工作人員孤陋寡聞，不得而知。無奈之餘，商請家屬提供，以冀萬一，有的極熱心，有的不甚理會，門風家教，深有感觸。極少數則全沒所得，短傳一篇，將就充數。塗脂抹粉，總得備下化粧品，挖根掏底，不論自述或他述，竟無對題資

料，不能不令人聯想，其事蹟或不甚可頌，揄揚難使力。前輩「國家褒忠之典，甯濫毋遺」之說，似非無的放矢，名器不離人情，古今皆難免俗，而街談巷議，有口碑月旦在，官之美譽，作一說解，或可釋懷。

施明德說：「傳統上，我們有忠烈祠，供奉著對當權者有過貢獻的人，但兩年前我們才經歷政權移轉，以後也許經常會政權移轉，如果每個新政權都只在忠烈祠裡供奉對其有貢獻的人，那麼，生前曾對立的人，死後難道不會在忠烈祠裡吵架？」詼諧中難掩嚴肅，褒揚如各褒各的，褒揚令集終將出現說不清楚的荒繆組合。編者除非麻木不仁，人格分裂，早晚如影隨形。日本威脅利誘唐紹儀組親日政權，事猶未定，軍統恐唐動搖，派人刺殺於上海，內情撲朔迷離。吳佩孚、段祺瑞拒與日本合作，大節無虧，唐則事未成，不必誅心。兩岸近代史，吳、段之禍國殃民，罪無可追，幾成定論。唐、吳、段曾受褒揚，今人皆忘卻，僅記軍閥定調，褒揚係肯定，軍閥係否定，前者淡化，後者長存，褒揚之舉，授者多餘，受者無益。功過毀譽，只算最後一筆，還是該清總帳，加減沖抵。當局頒令褒揚，自有深意，不在局中，不敢揣度，百姓旁觀，既對行事存疑，更傷名器濫用。

五、

處理《清史稿》業務，來館時即知，是自願；參加《清史稿》校註，也在預料之中。校註工作，使我受益很多，句句尋找根據，追索源頭，過程裡牽涉的史料都要斟酌考慮，不敢浮光掠影，淺嚐即止，數百年一修正史，這種機緣，治史的人千古難遇。一部正史，等於百科全書，需要各方面的基本知識，幸虧我一向喜看雜書，感謝黃館長給我時間泛覽群籍，校註時才能偶爾靈光乍現，想到某處似有相關材料，原本嗜好太多，分心旁騖，是專精一門的治學大忌，反而成了



●與同仁合影
(民國76年1月10日)

幫助。我一直相信，浸潤有年，積有心得後，校註才能游刃有餘，在清史工作者視為基本常識的，初接觸者可能未曾見過，或粗知半解，望文生義，非常危險，任何人違背這項原則，就有可能出笑話而不自知。清宮劇廣受歡迎，許多地方錯得離譜，其實治清史的人一看就知，我問過彼岸學者，電視台有沒有請你們當顧問，答以電視台不曾想到學者。

對岸計劃修清史，民國92年請此地同行到北京開會，提供意見。順道至故宮東華門軍機處舊址一看，室頗狹隘，不意多少大事，在此上演，多少顯貴，在此進出，樞府重地，早已耳熟能詳，但書裡記載，終是紙上揣摩，隔靴搔癢，治史三十餘年，始踏實地，憶古懷舊，翎頂輝煌，袞袞諸公，俱成陳跡，鼎革後魂亦無所依，「聞道長安似奕棋，百年世事不勝悲」。

中共新修清史計畫構想甚早，文革後重行啟動，近十年方落實計畫，經費人民幣以億計，民國92年正討論大體方向，我曾就個人經驗提出意見。先於此，計畫主持人戴逸教授談及臺灣，認為臺灣之無類似企圖，乃因偏安心態與人才缺乏。回臺後，對岸寄來招標資料，希望海內外共襄盛舉，我以無暇作罷。

我治清史，從政治史切入，務尋大端，後竟涉足考據，雞毛蒜

皮，大非初衷。工作換至民國史，更屬意外，因非正統歷史本科出身，反而無成見，無拘束，自闢蹊徑，野狐禪式作法，也能自得其樂，創造些許價值。

傳記組的業務基本上是為人作嫁，為先走的人服務，不外蒐集資料、述說生平、表彰功績。歷史總帶有權力的烙印，而且隨著權力的更替一再改寫，人嘴兩張皮，正反都能說出一番道理，官方出版品再怎麼講，人都會用有色眼鏡仔細查看，因為官方一定會盡量讓歷史解釋符合現政權的需要。但是，民眾的心中自有一把尺，那不是官方能夠約定，教育能夠束縛，更不是學者能夠一槌定音。因此，述說生平、表彰功績，效果如何真難講，只有蒐集資料一事較能客觀，較能取信於人，更利於後人研究。朝野都只紀念自己的先賢，對於同黨淪為非主流的前輩不加聞問，只有傳記組一視同仁，視之為衣食父母，「有收無類」才是傳記組的核心價值。

蒐集資料，打著國史館的旗號，雖非無往不利，極少被拒絕，則是事實，師出有名，有機關地址，容易查證，無招搖撞騙之嫌，對方多願配合，十幾年來，收到數千件，還有一些獨門珍本，私人蒐集，不易有此方便。內容精粗不一，三教九流，廟堂草野，無所不包，各說各話，天南地北，矛盾衝突，正是其可貴之處，現在不收，將來難找。範圍從民初至今，而以最近二十年為主，不乏相識，久未晤面，竟在此相逢，已然人鬼殊途，幽冥異路，愈覺認識的鬼比認識的人多，人生幾何，終赴黃泉，前是名利客，今成夢中人，真是「浮生甚著苦奔忙，悲喜千般同幻渺」。

我不信宗教，神道渺茫，但信因果報應，天理循環。長期在傳記組，對「鬼好交往，人難應付」論調，頗有體會；於「死神之前，人人平等」之說，堅信不疑。公道世間唯白髮，貴人頭上不輕饒，「人莫高興自有生成造化，事由天定何須巧用機關」，萬事當思後視今，「弄權一時，淒涼萬古」例證，不勝枚舉。一家溫飽千家怨之事不能做，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苦民生數十年」，更是罪

莫大焉。何凡說：「人是奔向死亡的存在」，我心戚戚焉。人必成鬼，換個狀態而已，當鬼的時間其長無比，做人的光陰屈指可數。將心比心，禮敬前賢，等於尊重自己，開古人玩笑，無傷大雅，存輕慢之心，則有失厚道。接傳記組之初，我曾向瞿館長說，我先對鬼負責，再對學術負責，最後，才對館長您負責。瞿館長沒說話，以後也沒責怪，應知我無冒犯之意，只是稍欠嚴肅，行政一時，學術長存，是非千秋。現在，我的看法依舊，不敢有傷他知人之明，更不敢讓他覺得將古人交付與我，未曾善待，現在，瞿館長也成古人，應該明白，我沒亂講。

清史稿校註與傳記組都是集體工作，各司其職，若有成績可言，先後同仁，都有貢獻，也因同仁分勞，我才能落實一些想法。期間波折甘苦，點滴心頭，作考驗解，或可釋然。我自有譜，兩者都不算已竟全功，天道忌滿，人事忌全，殘局似餘音，未嘗不美。